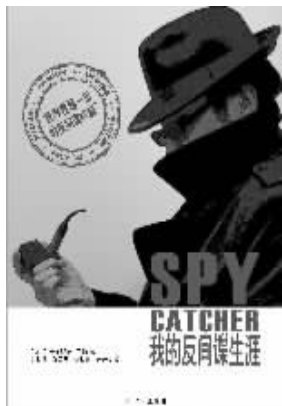


# “第二厅”看中了还在读书的我

1

谍战纪实



奥莱斯特·平托 著  
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奥莱斯特·平托上校,在三十多年的间谍生涯中,抓获各类间谍无数,被称为“纳粹间谍的克星”。书中回忆了作者亲自处理的间谍案件:可怜的美女间谍、狡诈的双面间谍、可耻的卖国贼、骄傲的爱国者、勇敢的地下反抗者。通过这些真实的故事,平托从不同角度向人们揭示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——间谍战,这场战争的紧张激烈完全不亚于炮火纷飞的真实战场。

几年来,我在国内作讲演,听众们总是问:“你是怎样成了反间谍人员的?”回忆往事,我发现,是命运悄悄把我推上这条路的。

1909年,父亲把我送到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。在法国第一年,我住在塞纳河左岸一条叫佩梯斯·佩雷斯的窄小街道的一座学生公寓里,同房间还住着两三个青年。我很快就和其中的弗朗西斯·沃尔德成了朋友。他25岁,身强力壮、肌肉发达。

沃尔德是全法国柔术冠军。虽然我无法与他相比,但也是个业余拳击家。共同的爱好使我们更为接近,后来我们两人在拉斯佩尔大街租了一套房子。我靠父亲供养上学,而沃尔德却靠在哈瓦斯通讯社工作糊口。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,我正聚精会神地读一本书,弗朗西斯突然打破沉寂,“奥莱斯特,你能保守秘密吗?”“我想是能够的。怎么啦?”“你能担保永远不向人透露我要对你说的话吗?”“毫无问题,我发誓。”“那好吧。我不在哈瓦斯通讯社工作,也不叫弗朗西斯·沃尔德。我在第二厅工作,名字叫……”沃尔德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。上面写着:内政部特派员,巴黎索塞依斯大街11号。这就是一直到今天仍然举世闻名的“第二厅”的地址。

沃尔德盯着我,“奥莱斯特,我向上司谈了你的情况。他们调查了你的生活方式、家庭、父亲的政治态度,对调查结果很满意,认为你可以与我一起工作。怎么样,愿意和我们一块儿吗?”

我大吃一惊。当时我才20岁,正是乐于冒险的年龄,“可是,我能做什么呢?”

“你拳法娴熟,不是轻易丧失理智的人,正是我理想的助手。这个工作可不容易,有时甚至很危险。对于

第二厅来说,你依然是一个和歹徒们同流合污的狂热的外国学生。你挨的‘拳打脚踢’将比你得到的报酬还多。你愿意吗?”我点头同意。

就这样,我进入了第二厅。1911年到1913年,我陪弗朗西斯多次深入巴黎的阴暗街道,同最下流的歹徒混在一起。我学会了当那些社会渣滓采用特有的最狡诈的手段时如何自卫,并且学会了在必要的时候也使用它们。

战争开始了,一天,我接到弗朗西斯的电报,让我去安特卫普见面。此时,德国军队正在入侵比利时,并且已经开到安特卫普附近。见面后,弗朗西斯介绍了为我制定的计划。

我有个哥哥,在东印度的烟草买卖中财运亨通,同德国香烟制造商有贸易关系。弗朗西斯的计划是让我表面上作为哥哥的代表驻在德国,实际上,在那里为第二厅组织一个谍报网。弗朗西斯并未对我强求,他反复暗示,如果接受任务,一旦被德国当局抓获,第二厅也爱莫能助。我考虑很久后,接受了合作。

我在阿姆斯特丹呆了一个星期,哥哥教我做烟草买卖,我学会了如何选择样品、标价、计算扣除额和发运货物,经常来往于汉堡和维斯特伐利亚这两个烟草贸易中心。

我负责同四个特工人员的联系:一个在维斯特伐利亚的本德,一个在基尔运河的码头,一个在不来梅,一个在汉堡。基尔运河的那个人叫鲍尔·布鲁麦,住在一个大海军基地附近,对海军舰只,特别是U形潜艇进出情况,以及它们将要进行的军事行动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
我的工作相当顺利。为谨慎起见,我和四个部下见面是不定期的,并且从不在同一个地点。1915年6月5日是个天崩地裂的日子,我永远不

会忘记那一天。我刚刚回到不来梅,在房间里等谍报人员普福卢戈来。一会儿,他神色慌张地跑进来说,鲍尔·布鲁麦被警察逮捕,供出了我的名字,我必须立即逃离。

十分钟后,我拿好最重要的文件上路了。普福卢戈开车送我到离边界五英里的西富利锡亚。天色渐晚。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岗哨林立的边界进入荷兰逃生。我在一条沟里一直藏到夜幕降临。入夜,下起雨来。德国哨兵一定早就到掩体里避雨去了。我向前爬着,忽然一道铁丝网拦住了去路,我知道,这就是边界线了。我用一刻多钟终于通过了这道著名的铁丝网,来到自己的故乡,终于得救了!后来在福克斯通,我找到第二厅的办事机构,消息马上传到巴黎。很快,发来祝贺我成功出逃的嘉奖令,并给我五个月休假。

在我看来,一名真正的反间谍人员应具备一些必不可少的条件。除了惊人的记忆力、巨大的耐心与洞察力等,还有一些普通人想不到的条件,比如说熟悉各国首都和重要城市的情况。我想用一次审讯做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。

1942年3月,汉斯被带进我的办公室受审。他身材瘦高,神态自若。寥寥数语就可以看出他是个有修养、聪明、性格坚强的人。他毫不隐讳自己是德国人,1936年因反纳粹主义,不得不飞往丹麦,在哥本哈根当代诉人。纳粹入侵丹麦后,他返回德国,然后到了巴塞罗那。这是逃亡者的必由之路。

我提了一些问题。很明显,他确实在哥本哈根住过多年,对城市很熟悉。我用德语问他:“你几点钟到巴塞罗那的?”“大概晚上十点吧。”“在哪过夜?”“大陆旅馆。”“你记得餐厅在几楼吗?”“记不得了,我到得

很晚,人们告诉我餐厅已经关门,我就在房间里随便吃了点东西。”“那么第二天早上呢?”“我在房间里喝了咖啡,然后到英国护照办事处去了。”“坐出租汽车还是步行去的?”“步行。”“你步行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?”“我害怕坐出租车。西班牙人和德国人关系好,到处有盖世太保。”

我点头同意。“你怎么找到路的?”“我问了交通警察。”“去那儿用了多久?”“差不多二十分钟。”

我吸了口烟,望着他说:“朋友,你在撒谎。”汉斯的脸红了。“你怎么能这样指控我呢?”

我平静地靠在椅子上,继续说道:“有两个问题。第一,大陆旅馆和别的饭店不同,餐厅在最上一层。你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,说晚上十点到,餐厅已经关门了。但你没想到,在西班牙,夜生活开始得比北欧晚得多。人们在深夜才出来寻欢作乐。在西班牙,电影院和剧院只在晚上十一点以后才开门。因此,大陆旅馆的餐厅不可能在夜里十点就关门,那是最热闹的时候。所以你根本没在大陆旅馆住过。”

我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和一支铅笔说:“第二点,你看,我给你画张图。比如说,大陆旅馆在这儿——兰姆波拉·卡达卢尼亚,前面不远,就是卡达卢尼亚广场,你瞧,”我一边说,一边在纸上画着,“在远远的马路的尽头,是格拉西亚街心公园,而街心公园附近,就是英国护照办事处。从大陆旅馆到英国护照办事处,步行不过五分钟的路。可你却说走了二十分钟。像你这样一个高大、健壮、精力充沛的男子汉是不可能走得那么慢的。”

我按按电铃,让人把他带走。在以后的战争日子里,他一直被监禁着,无法继续从事他选择的职业。

# 编《永乐大典》的解缙被灌醉后冻死

12

热点关注



阎崇年 著  
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本书为阎崇年潜心三十年之作,同名节目正在央视百家讲坛播出。全书从明朝迁都北京开始,历史跨度长达600年,以全新的“大故宫”概念,打开故宫外延,首次将颐和园、圆明园、避暑山庄、沈阳故宫、南京故宫、台北故宫等,纳入故宫体系,并以此为脉络,透彻解析绵延千百年的封建皇家族系、机制构架、社会人文、文化渊源,以及建筑、文物、民风等,实为生动可读、耐人寻味的“故宫百科全书”式著作。

[上期回顾]

金榜题名后,如果有幸被“点翰林”,也还要努力争取任侍讲、侍读、经筵讲官等,这样被皇帝注意的可能性才最大。

《永乐大典》是永乐皇帝下令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类书。“类书”,就是将许多图书里的内容打散,按照不同内容,分类编纂,再按照字韵等重新排列起来,便于查阅。

永乐元年,明成祖向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下达了修书敕令。永乐帝修书要求就是两个字:“全”与“便”,就是汇集要齐全,使用要方便。解缙显然没有理解这个“全”字。他组织了一百多家的编辑部,只花了一年多,编好了一部《文献大成》,向朱棣交差。朱棣一看,嫌该书不够完备,于是加派姚广孝等为总负责,让礼部在全国搜罗纂修和缮写人,“开馆于文渊阁,命光禄寺给朝暮膳”。

在揣摩上意方面,姚广孝显然比解缙更胜一筹。他把编修队伍从100多人扩大到2169人,供事人员更达3000余人。到永乐五年冬,一部收书七八千种、共22937卷、11095册、3.7亿多字的大书,摆在了永乐皇帝面前。永乐帝为这部新书赐名《永乐大典》,并作序。《永乐大典》修成后,放到南京文渊阁珍藏。

《永乐大典》开馆纂修之际,总负责解缙的仕途也达到了顶峰。解缙19岁就中了进士、点翰林,明太祖对解缙“甚见爱重,常侍帝前”。朱元璋比解缙大四十多岁,一天他对解缙说:“朕与尔,义则君臣,恩犹父子,当知无不言。”意思是朕与你,虽说是君臣,却如同父子,你有话可要知无不言啊!

这话笼络成分居多,可解缙太年轻,缺乏城府,竟当了真,当天就给朱元璋上了万言书。

这封万言书,大到用人、刑名等国事,小到皇帝读什么书,解缙全批评一顿,特别是严肃指出了朱元璋杀人过多等弊政。奏书后,朱元璋别的没说,仅称赞他的才华。解缙没明

白朱元璋的真实内心,又上了《太平十策》。朱元璋继续不理。一次,解缙到兵部索要差役,语多不恭,被告到朝廷。朱元璋随即让解缙改做御史。后来解缙的父亲觐见,朱元璋对他说:“大器晚成,若以而子归,益令进学,后十年来,大用未晚也!”就这样客气地把解缙赶走了,没动怒,没贬官,也没杀头。解缙在乡八年,朱元璋病死。他进京吊丧,又被劾母丧未葬离乡,贬到了甘肃去当吏员。亏得有人说情,他才回到朝中,做了个从九品的低级官员。

朱棣政变后,建文帝的官员士子大多不服。解缙认为升官时机已到,于是主动迎接新君,愿为新皇尽忠效力。永乐帝在孤立之时,见解缙投桃送李,便破格加以信用,让他入直文渊阁,参加机务。短短两年,解缙一路春风,节节攀升,位极人臣。

朱棣曾对解缙等人说:“慎初易,保终难,愿共勉焉。”可叹解缙没有参透皇帝讲的这个“慎”字。他少年登朝,才华过人,锋芒毕露,口无遮拦,任性臧否,招来嫉恨。朱棣立储时,在嫡长子高炽与次子高煦间犹疑,问询解缙,缙力主高炽,即后来的洪熙帝。于是觊觎储位的汉王高煦对解缙恨之入骨。

到了永乐五年《永乐大典》编成,解缙也被因细故外贬。临走前,又有人举报他发牢骚,便把他发到粤西南,远离政治中心。永乐八年,解缙进京奏事,顺便去看太子。当时朱棣在北征蒙古,朱高煦就说:“缙伺上出,私见太子。”朱棣听后震怒,解缙被下诏狱,严刑拷打,牵连甚广。这一关就是五年。

永乐十三年,朱棣阅看押犯名单,见到解缙的名字,对锦衣卫头目纪纲说:“缙犹在耶?”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:一是嫌他活着,打算杀了解缙;二是念他活着,打算起用解

缙。纪纲理解为前者,就在寒冬深夜,把解缙灌醉,埋在雪中,活活冻死。一代才俊,四十七岁,悲剧谢幕,令人深思。

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主要由陈梦雷编纂,从康熙四十年开修,到雍正四年印出64部,历时整整四分之一世纪。全书“贯穿今古,汇合经史,天文地理皆有图记;下至山川草木、百工制造、海西秘法,无不具备,为典籍之大观”。

陈梦雷,福建侯官(今福州市)人。康熙九年,年仅二十岁的陈梦雷中进士,后点翰林。梦雷通满文,光明前途遥见,厄运不期而至:康熙十二年,梦雷送母亲返乡,遭遇三藩中耿精忠叛乱,他虽然躲到寺庙里,但是耿的手下一手拿令箭,一手执白刃,胁迫陈父供出了他的下落。陈梦雷坚不附逆,被下狱,释出之后,削发入寺。

后来耿精忠硬要给他授官,陈梦雷摆脱不掉,托病不出。陈梦雷的不合作态度,不仅换来牢狱之灾,而且让全家陷入贫困,大儿子甚至因为没有奶水而去世了。梦雷不改其志,寻找报国机会。恰好陈梦雷同年进士、同官编修、同为闽人的李光地也回家探亲,与陈密谈。按陈梦雷的说法,他将耿逆虚实写成奏疏,封在蜡丸里,由李光地夹带回京,上呈朝廷。

可惜,李光地到了京城,呈上蜡丸,据为己功。耿逆平定,朝廷将陈梦雷打成逆党。康熙十九年,陈梦雷在刑部审讯时,母亲去世。次年,陈梦雷被下狱论斩。万念俱灰时,相传日讲起居注官徐乾学相救,才从宽免死,发往沈阳给披甲人为奴。陈梦雷和夫人被押上路,“两人耦系,起卧与共”,备受精神与肉体摧残。他到戍所不久,病倒在一座僧寺,后被心月和尚关照住进沈阳龙王庙。奉

天府尹高尔位聘他主持纂修《盛京通志》。他在沈阳既修书,又读书,所住的草堂,“四壁图书列,烟光一径深”。流放期间,陈梦雷先痛失爱女,又遭遇夫人逝世。后康熙帝东巡谒陵,他到抚顺迎驾,跪诉冤情。康熙帝用满语和他对话,最后赦免了他。陈梦雷结束了17年的流放生活,回到京城,奉旨侍皇子胤祉读书。

胤祉(1677-1732年),康熙帝第三子,封诚亲王,学问渊博,是玄烨诸子中的科学家。陈梦雷为给王爷进讲,从康熙四十年起,整理诚亲王和自己积累的古代文献,按经、史、子、集,“目营手检,无间晨夕”,勤奋编修,请人誊写。到康熙四十五年,初稿告成。

康熙帝对胤祉进呈的《汇编》极为珍重,赐名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陈梦雷后在熙春园(今清华大学内)松鹤山房内,带领80余人,编纂、增补、修订、完善,并用铜活字印刷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

康熙帝去世,雍正帝即位。胤祉因同兄长废太子关系较好,被囚禁在景山永安亭,后来忧郁而死。陈梦雷受其牵连,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受到影响。雍正元年初,73岁的老翁陈梦雷被流放,后死于关外卜魁(今齐齐哈尔市)。雍正帝命户部左侍郎蒋廷锡(雍正四年升户部尚书)等“督承在馆诸臣”,修订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蒋廷锡对该书仅进行了极少部分校订,删去修撰人陈梦雷姓名。

康熙帝所有相关谕旨,《清圣祖实录》一条未收。雍正帝亲自作序,完成了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但是,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主要功劳应归于陈梦雷,而不是蒋廷锡。就连《清史稿·蒋廷锡传》对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修书一事也只字未提。

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后来和《四库全书》都贮藏在北京皇宫的文渊阁。